

The background of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vibrant photograph of a traditional Mongolian dance performance. A group of women, dressed in colorful blue and orange gowns with intricate gold embroidery and matching headgear, are holding up multiple lit candles in their hands. They are positioned against a backdrop of rolling green hills under a clear blue sky. The scene is filled with light from the candles, creating a warm glow.

风

The Wind Blows Through the Grassland

从草原走过

蒙古人民出版社

金涌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风从草原走过

The Wind Blows Through the Grassland

金涌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从草原走过 / 金涌著.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7

ISBN 7-204-08241-9

I. 风… II. 金… III. 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04405号

本书中文字、图片等专用使用权为作者所有
未经许可, 不得翻印、复制、转载, 违者必究

风从草原走过

作 者 金 涌

责任编辑 段秋艳

封面设计 汤万春

装帧设计 汤万春 徐 昕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祥泰大厦

承 制 深圳 **yachen 雅臣智业**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1092×787 1/16

字 数 150千 彩色图片 900幅

印 张 25

版 次 2007年1月第一版 2007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2000册

书 号 ISBN 7-204-08241-9/I·1735

定 价 180.00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 (0471)4971562 49716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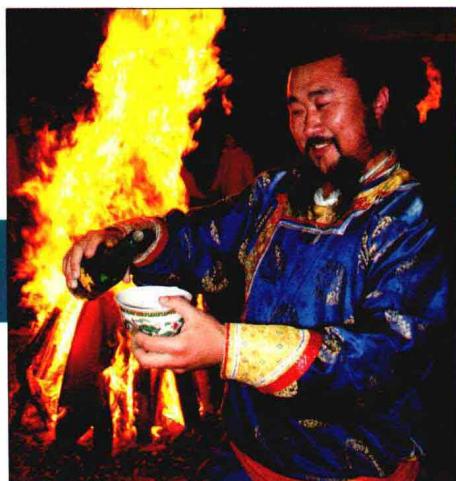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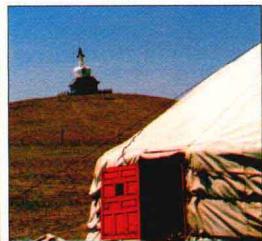
金涌

- 蒙古名:阿木尔(幸福吉祥之意)
- 生在湖北,情系草原;人到中年,童心未泯
- 内蒙古草原文化艺术研究发展促进会理事
- 师从“内蒙古长调歌王”扎格达苏荣
- 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英语系
- 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
- 全国“十佳”新闻摄影记者
- 深圳特区报新闻采访中心首席记者
- 著书《中国西域的诱惑》、《尴尬》、《天涯倦客》、《我的第三只眼》、《四方步》、《风从草原走过》

目录 contents

景观篇

约定	006	毡房	062
草原	016	敖包	070
杭盖	024	车辙	074
河流	026	拂晓	076
树林	032	黄昏	078
骏骑	034	苍穹	080
马驹	048	篝火	082
羊儿	050	草径	086
牛群	056	小桥	088
驼峰	058	野花	0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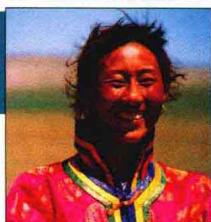


人文篇

先祖	094	搏克	126
雕塑	096	赛马	130
营地	102	迎宾	140
浩特	106	畅饮	142
额吉	110	婚礼	144
小伙	112	服饰	148
姑娘	116	马鞍	154
娃子	122		

艺术篇

长调	160	曲艺	190
呼麦	166	合唱	192
琴师	172	画家	196
民歌	178	游牧	200
舞蹈	184		



友情篇

哈老	206	扎哥	236
赞歌	216	蒙克	244
天籁	222	牧人	248
苍狼	228	告别	268



蒙古篇

遐想	276	遗址	308
远足	282	求艺	316
驰骋	290	做客	330
孤寂	300	浪漫	338

甘南	354	节日	366
----	-----	----	-----

后记	392
----	-----





景观篇

“伴我人生的蒙古语决不忘却的文化，生死相依的草原誓不背离的故土。”

约定

“让青草覆盖的地方都成为我的牧马之地。”

一生充满传奇色彩的草原英雄成吉思汗，引领我走进“马背上的民族”——蒙古族。

碧草蓝天，羊肥马壮，铺金叠翠，直至天边。我们伟大祖国北部边疆的内蒙古，南北跨越 1700 公里，东西距离 2400 公里，总面积 118.3 万平方公里。地域辽阔，四季分明，历史厚重，文化灿烂。以蒙古族为主的 2300 万草原各族人民，今天，正用勤劳的双手续写新时代的篇章。

总想看看你的笑脸

总想听听你的声音

总想住住你的毡房

总想举举你的酒樽

我和草原有个约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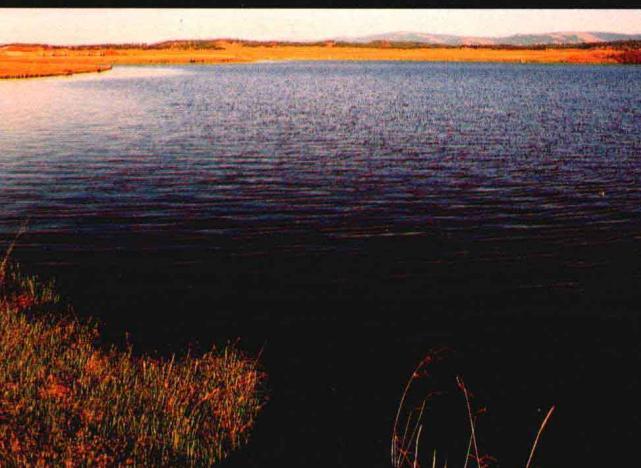
相约去寻找共同的根

如今踏上这归乡的路

走进了阳光迎来了春

——《我和草原有个约定》





风从草原走过。

之前，见过两位当红内蒙古草原的青年歌手。一位是英俊的玛希，一位是潇洒的齐峰，他们都录制了《我和草原有个约定》，演唱风格各有特色。前者像悠悠的白云，优雅而飘逸；后者如滚滚的马队，热烈而奔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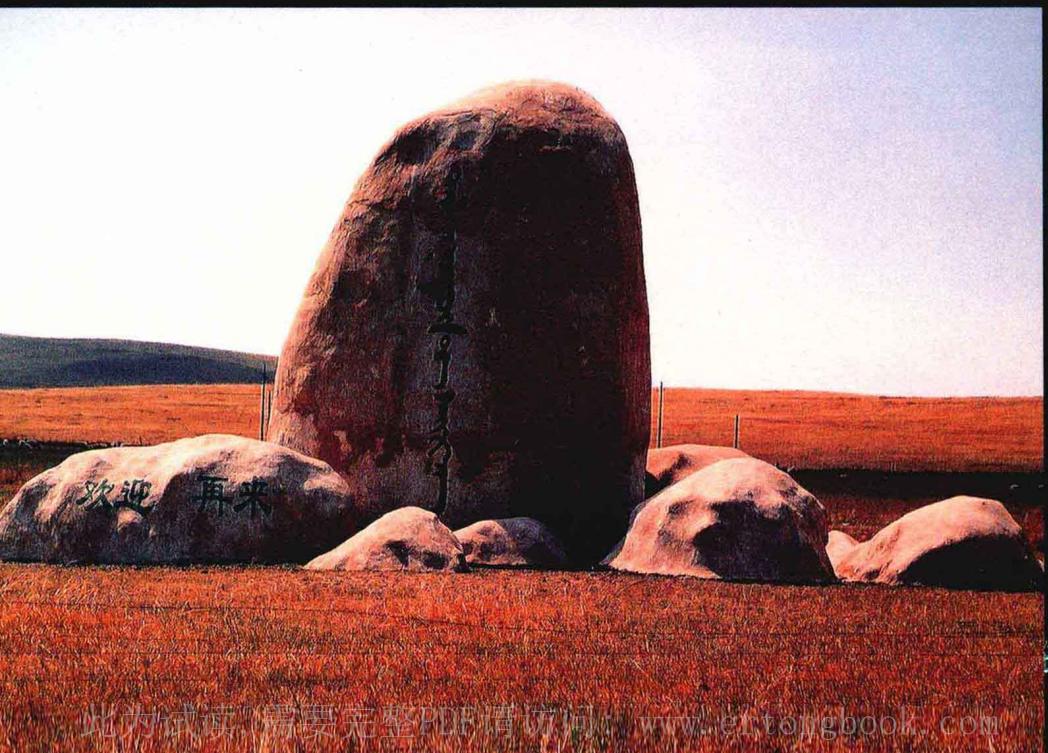
怎么说呢，我都喜欢。

喜欢他们是因为我热爱草原。

原来错以为玛希只唱类似《银色的毡房》、《草原迎宾歌》那样的短调歌曲，同另一位才华横溢的著名蒙古族歌手腾格尔一样，并不十分擅长本民族的传统长调。但是，自那年春节于深圳大剧院音乐厅，一连两个晚上，领略了玛希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艺术合唱团混声无伴奏“美丽的草原我的家”中领唱《草原恋》之后，我改变了看法。

找来玛希录制的《我的草原》，发现其中的长调不长，却很有味道。与一般听到的传统长调不同，融入了浓烈的现代意识，极具潜质。在深圳大剧院化妆室，这位同我一样长发飘逸的蒙古族汉子，非常的谦和低调。他认可这种评价，却不愿做过多的诠释。

两年前，我曾在座无虚席的深圳体育馆见过齐峰。当时，他和大病初愈的德德玛老师，还有腾格尔先生，同台演唱。齐峰自信地提醒观众，留意他的《赞歌》引子和长调《小黄马》。后来，还特地加唱了一首《草原恋》。这位草原小伙子音色虽然不是那么纯净，似乎还有点点沙哑，却让行内人刮目相看。他是一位有天分的实力派歌手。





请注意，有点沙哑的通俗的摇滚式演唱，时下很流行。

在齐峰近来火遍草原的新碟《我和草原有个约定》中，诸如《祝福母亲》、《草原情思》就是例子，正所谓与时俱进。在以传统技巧演唱长调牧歌时，聪明而自然地糅进新潮通俗的元素，韵味十足，很好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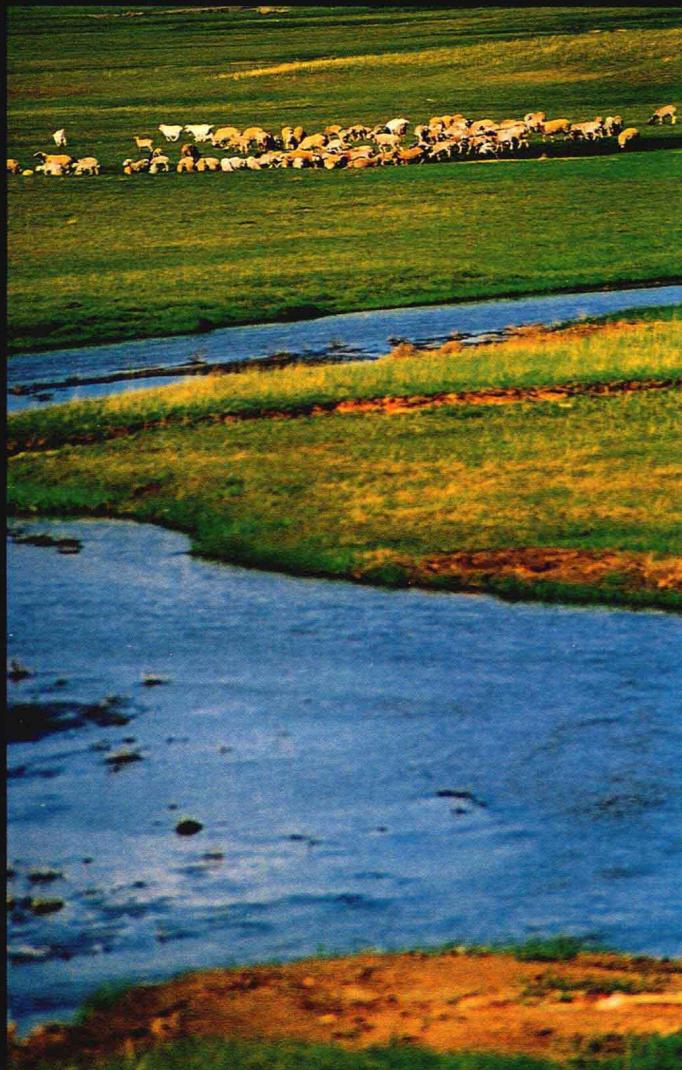
相比起来，我还是更加喜欢哈扎布、莫德格、拉苏荣、扎格达苏荣、阿拉坦其其格等老中年蒙古族歌唱家的传统长调牧歌。那久久回荡在草原深处和蒙古包里的“绿色绝响”，是长生天赐予的“天籁之音”，世代相传，炉火纯青。

草原之行，始于足下。

看到你笑脸如此纯真，听到你声音如此动人
住在你毡房如此温暖，尝到你奶酒如此甘醇
我和草原有个约定，相约去祭拜心中的神
如今迈进这回家的门，忍不住热泪激荡的心

雨后草原的天空，彩虹转瞬即逝，难以捕捉。

一个牧人歪骑着马，口里嚼着草根，晃悠悠，飘然而至。像是喝了点酒，是那样的闲情逸致，有点高深莫测。于是，渐渐地听到了那深喉里流出来的长调牧歌——苍凉、悲抑、舒缓、流畅……仿佛遥远的天边一片云。





我的心都要醉了。

在深圳，几乎所有蒙古人操持的酒楼毡包，都留下过我一醉方休的豪情。那里的老板、厨师、服务员和歌舞乐手，都把我当做了内蒙老乡，亲热地叫金哥。还给我取了个蒙古名字，阿木尔，意思是幸福吉祥。相见恨晚，见面三碗，以酒会友，一醉方休。喝高了，就唱很多很多的歌，说很多很多的话。

也奇怪了，好多歌手一喝酒、吃点辣子就嚷嚷，嗓子受不了，没法歌唱。可是我酒喝得越多，醉得越深，音色反倒越纯，音阶拔得越高，简直不可思议，自我感觉良好。

音乐界的朋友说，这是蒙古族歌手的特点，与长调牧歌中“诺古拉”的发声部位，也就是口腔这一块，自然地抖动，有一定关系。美酒与歌恰如孪生兄弟，调动人的情绪，无法割舍。就这样酒陪着歌，歌伴着舞，如影随形，直至曲终人散，月上中天。

一个难得的机会。

2004年6月。从山高水清的康巴草原回来，顾不得长途跋涉的疲劳，以及还没有彻底了断的高原反应，我开始行前准备。

新华社高级记者出身的深圳报业集团社长、时任深圳特区报总编辑黄扬略，对新闻纪实摄影兴趣甚浓，并在长期的办报实践中加以重视，鼓励我们深入基层一线，文字摄影左右开弓，努力成为全天候的“两栖记者”。





我曾担任多年省报摄影记者，对蒙古族长调牧歌情有独钟，多年来乐此不疲。这一点，黄总很了解。

于是机会来了。

黄总让我马不停蹄，随一位香港慈善家赶往数千里外的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追踪报道“彭年光明行动”。这一善举，要为当地1600名贫困农牧民免费施行白内障摘除术，让他们在经历了漫长黑夜后重见光明。

黄总语重心长：你不是热爱草原吗？不是喜欢唱长调牧歌吗？完成报道任务后，去实现你的计划，祝你成功！

我好感动。

在机会到来时，就是要紧紧地抓住。

就这样我来到了内蒙古草原。结束采访后告别同行，一个人独自上路，去兑现我和草原的“约定”。

乘车、骑马、步行，歇驿站、宿毡房、访牧民家，吃手扒肉、喝马奶酒、围着篝火歌舞……

为期半月的孤独之旅亦是浪漫之旅。

那个歪骑着马唱长调的牧人已经远去，连同雪白的羊群不见踪影，但长河般缓缓流淌的声音，却一直在湛蓝的天空萦绕，不忍离去。

我的面前出现了两块巨石，夏日下熠熠生辉。上面，用蒙汉两种文字镌刻着“草原情”。

畏吾儿的蒙古文，早在1206年成吉思汗年代就被确定为通用文字。新中国成立后，在蒙古语地区继续统一使用畏吾体蒙古文和蒙

古文通用教材,以促进蒙古族人民之间的语言文化交流。

同汉族一样,蒙古文书法是蒙古族书法艺术。蒙古文有千年历史,历代蒙古族书法艺术家颇多,书法有楷、隶、草、行草、狂草等形式。隶书曲直有力,草书豪放,而行草和狂草疏密有致、奔放自在,有如快马。

我虽然不会讲蒙古语,但我深深地爱着草原
我虽然不穿着蒙古袍,可我爱喝飘香的奶酒
我虽然不住那蒙古包,但我眷恋辽阔的牧场
我虽然不敢骑飞奔的骏马,可我爱听悠扬的马头琴

——《草原情》

环顾四周,只有一条起伏的公路,像长长的哈达飘向远方。路上过往的车輛不多,偶尔有司机减速,按响喇叭,向旅者致意。这让我想起遥远的深圳,那上下班时车辆拥挤寸步难移的情景,驾驶们焦躁不安的面部表情,以及忙于指挥疏导交通的民警热汗淋漓,乃至全身湿透。

我曾写过一篇《交管局长为何落泪》的文章,颂扬深圳交警在向济南同行学习看齐中,如何发扬“流血流汗不流泪,掉皮掉肉不掉队”的精神,取得了骄人的业绩,最终走到了兄弟团队前列。

此时此地看来,实有几分牵强。解决城市的道路交通症结,仅是依靠执法者的吃苦耐劳

